

# 北庭历史文化鸟瞰

薛宗正

北庭故城是唐朝北庭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北庭道的治所,规模之宏大,居天山北麓第一、全疆第二。历经岁月沧桑,虽已化作遗世独立的庞大废墟,犹可依稀窥见当年重城繁堞、深堑高垣的雄伟气象。这座千年古城同时还是唐代重要军政机构瀚海军、庭州府衙和金满县衙的所在地,成为记录古代历史辉煌的永恒标志。其故址就在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境,南距今县城仅12公里,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存地名大都是古代原始居民或后世多元族群的语音遗留,是无比珍贵的语言化石与历史信息库。今日默默无闻的吉木萨尔县,却是天山北麓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其名乃承自清代县名济木萨(Jimusa)而妄增一“尔”字。清人李光廷所著《汉西域图考》明确指出,济木萨之名源自戊校尉治所的汉金满城,金满即济木萨的急读,济木萨是金满的缓读。唐金满城是汉金满城古名的历史继承,两金满虽然同在今吉木萨尔县境,却在具体地望上一南一北。而金满,又名金蒲,与西汉时期天山北麓小邦金附国名读音相近,说明是金附古名的承袭。这一古今地名的流变包容了从金附国、汉屯城金蒲(汉金满城)到唐金满县的演变。

在匈奴、汉朝势力相继进入西域之前,天山北麓东段曾出现过一个被称为“蒲类六国”的强大部落联盟,其盟主蒲类国先后居住于巴里坤兰州湾子居住遗址和木垒四道沟村村落遗址。进入汉与匈奴激烈争夺西域的武、宣之世,以蒲类国为盟主的部落联盟已经衰落,原有六国也被肢解、分化为



十馀小国,金附国就是其中之一。汉开西域,大批汉兵分别屯田于吐鲁番的高昌壁与今吉木萨尔县,总隶于戊己校尉,东汉分化为戊、己两校尉,其中戊校尉就屯田于今吉木萨尔县境,因金附国牙庭旧址兴建汉金满屯城,其故址即至今仍完整屹立于吉木萨尔南山泉水街乡的小西沟古城。经C<sub>14</sub>测定,这是一座具有历史连续性的罕见古代遗址,分为下层居住遗址与上层城堡遗址两个时期,其中下层数据为2340±80年BP,为天山北麓第三处具有C<sub>14</sub>年代测定的古址,时间仅次于兰州湾子、四道沟遗址,具有彩陶与金石共存的早期文化特征,存在时间仅晚于蒲类国故牙巴里坤兰州湾子居住遗址的距今三千馀年和木垒四道沟村遗址的距今2800—2400年间。且具有广泛的文化共同性,应是汉金附国牙庭的历史遗留。在此之上的汉式古城的兴建时间又晚于此,C<sub>14</sub>测定年代为2039±104BP,相当于汉代,显然就是汉金满城或金蒲城,同前述李光廷的古音学考证暗合。因此直至唐代,同北庭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北庭道同治一城的唐金满县虽然与汉金满城并非一地,却仍沿袭其故名,可见吉木萨尔县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不仅天山北麓最大的古城——北庭故城在其县境,而且其建城历史还可进一步上溯至汉。易言之,今吉木萨尔县的建城实不止于北庭故城,而是始于今名小西沟古城的古金附国——汉金蒲城(汉金满城)故址。这一结论不但有大量考古文物佐证,诸如该古城出土的大量陶器以及汉五铢钱,而且在《后汉书·耿恭传》中也留下了明确记载。耿恭是东汉册拜的首任戊校尉,主持山北屯田,当其在任期间(明帝永平十八年至章帝建初元年,75—76)曾孤军抗击北匈奴,先在金满城(今吉木萨尔小西沟古城)以毒箭射退敌兵,乘隙东撤至疏勒城(今奇台石城子古城)。其最初动机大约是为了与当时仍驻扎于今鄯善县境柳中故城的己校尉关宠一军会合,或相互声援。但关宠不久也城破身亡,耿恭却仍孤军苦守,几近一年,生还玉门关,创造了一项军事奇迹而彪炳史册。其后班超、班勇先后主政西域时期也继续以金满、且固等城为基地继续经营屯田。总体而言,汉朝虽然是我国中央政府统治天山北麓的历史开端,但真正有效统治这一地区的时间并不长。此后随着汉朝衰落与汉军逐渐聚拢于吐鲁番盆地,天山北麓又恢复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汉金满、疏勒、且固诸城都已相继废弃,隐没在茂密的荒草和历史长河中了。

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事乃是可汗浮图城的兴起。我认为,这是横

亘于天山北麓平原地带的丝路新道开辟的产物。可汗浮图城就是今北庭故城中内城的雏型,虽然它并非等同于又称别失八里(五城之地)的北庭故城全部,但却是这座历史名城的前身。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我国正史中所记载的“北新道”与现代学者所称的“丝路北道”或“草原丝路”存在着一种误解,以为这条道路只有一条。我认为,实为两条,一条是由匈奴人率先开辟,由汉人、鲜卑、柔然所继续使用的“山前丝路”,另一条则是由粟特人率先开辟的“平原丝路”。翻检两汉书中所记以蒲类为首的部落联盟同以车师后部为首的“车师六国”牙庭,诸如蒲类国之疏榆谷(木垒四道沟遗址),车师后国之务涂谷(吉木萨尔五塘沟)、金附国(吉木萨尔小西沟),乌贪訾离国之于娄谷(乌鲁木齐之阿拉沟,亦即三国时期车师牙庭之于赖城)、卑陆后国王治之番渠类谷,郁立师国王所治之内咄谷,东且弥国王治之兑虚谷,劫国王之东丹渠谷,无不以“谷”为名,说明一律分布于水草丰茂的山前幽谷地带,汉人所建之汉金蒲城或汉金满城(吉木萨尔小西沟古城)、疏勒城(奇台半截沟乡石城子遗址)、且固城(吉木萨尔县之东大龙沟古城),直至反映铁勒西迁轨迹的草原石人,也一律分布于山前丘陵、幽谷地带,说明早期的山间丝路是由骑马族群开辟,匈奴、蒲类、车师、柔然、铁勒都属骑马族群,汉朝军人也是骑马征战,而马行路线只能是近山地带泉水丰茂区,不可能在远离山泉的平原地带另辟新路。

南北朝中世以降,源出河中地区的商业族群粟特人兴起,河中地区(指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半月形肥沃平原,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布哈拉——撒马尔罕一带,古之安、康、米诸国所在地)地狭人稠,因此鼓励人口外流,形成了粟特人经商逐利的独特民俗:“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国,利所在,无不至。”(《新唐书》卷221《西域传》)为了实现远行牟利的经商目标,粟特人还使用了善于远行而最耐饥渴的骆驼,取道直线东行的平原地带,沿途建立聚落,且不再归故乡。作为北庭故城前身的可汗浮图城就是时当柔然可汗伏图在位时期(506—508)兴建的。此汗始宣导佛教,“伏图”之名似即佛陀或佛塔(浮图)音转。当时粟特人全民信仰佛教,佛教传入柔然必然以粟特为载体。伏图可汗皈依佛教的政治因素显然更胜于文化因素,其目的无非是企图利用这一城邦诸国共同奉信的宗教,巩固其西域统治。兴建可汗浮图城的粟特人则以此位皈依佛法的可汗命名其客



居柔然定居城堡方式,表示对当时草原霸主柔然汗国的效忠。公元6世纪中叶,柔然汗国灭亡,突厥汗国代兴,入隋之后,东、西突厥正式分立。在此期间,可汗浮图城已进一步演变为天山北麓东段最大的城堡,不仅是粟特商人的繁荣聚落,而且成为突厥诸小可汗的牙庭所在地。先后在此建牙的可汗有突厥汗国时期的贪汗可汗,铁勒易勿真莫何可汗,西突厥吞阿娄拔奚利邲咄陆可汗阿史那泥孰以及自立为都布可汗的原东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西突厥叶护阿史那步真等人,因此入唐后以可汗浮图城改置的庭州就寓有“庭州,因(突厥)王庭以为名也”(《元和郡县图志》卷40)的涵义。

突厥可汗家族阿史那氏先世曾经历了复杂的远程迁徙,出现了传说中的多处始祖栖息地,高昌北山即其重要栖息地之一,反映了突厥勃兴前曾为柔然锻奴的史实。高昌就是今吐鲁番,其北山无疑即今狭谷深邃的吉木萨尔南山,其中的新地沟不仅发现了具有突厥文化特征的石人、石冢墓,而且发现了多处古代冶铁遗址。与突厥始祖传说之一的高昌北山说暗合,疑即突厥先世阿史那氏发祥金山、灭亡柔然之前的最后一个重要栖息地。

庭州的创立不仅是我国中央政权在天山北麓全面行使政治主权的标志,而且是这一地区成为西域汉人重要聚居区与全面郡县化的历史开端。这一重大事件同可汗浮图城并入唐朝版图存在着密切联系。可汗浮图城并入唐朝版图始于贞观十四年(640)。是岁,唐朝以侯君集为将,统兵灭高昌,唐朝大军取道天山北麓,屯兵可汗浮图城应援高昌的西突厥叶护阿史那步真见唐军至,举城降唐。同年,唐灭高昌,以其地改置为西州,并置安西都护府,自此,唐朝的西界推进至今吐鲁番盆地。但此年天山北麓西突厥势力犹盛,唐朝短暂占领可汗浮图城之后并未留军屯驻,且阿史那步真降唐后就被召入内地,可汗浮图城得而复失。庭州的创立,意味着天山北麓东段全面郡县化。而郡县化必须以拥有大量纳税人口为前提,这种纳税人口只能是汉族居民,而贞观十四年之前,天山北麓东段仍是一片茫茫草原,根本不具备郡县化的条件,说明此岁庭州建置断无可能。且有迹象表明,可汗浮图城一度成为处月俟斤所居牙庭。唐朝向天山北麓大批移民始于贞观十六年(642),是年郭孝恪重新攻夺此城,奏请朝廷岁发千人屯垦戍边,至贞观末年汉人数量遂急剧增加。有关史料记载,庭州创立的具体时间与某位西突厥叶护降唐的时间同时,此西突厥叶护所指断非贞观十四年降唐之咄陆叶护阿史那步真,而应指贞观二十二年降唐之西突厥泥伏

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唐会要》卷73更明确记载“(贞观)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率众内附,置庭州”。初置的庭州下辖金满、蒲类二县,其中金满与庭州同治,蒲类即今奇台唐朝墩古城。庭州的创立标志着天山北麓东段已同内地一样变为以汉人编户为主体、受田纳赋的郡县化地区,初隶于安西都护府。

庭州、北庭都是唐代汉人对此城的称谓,突厥人则称之为别失八里(bisqaliq),意为五城之地。据斯坦因、橘瑞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对北庭故城的实测图证实,北庭故城或庭州故城确由五座小城组成,庭州刺史来济在重新规划扩建庭州的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这五城指外城、羊马城、西延城、中城和内城。其中内城即粟特人所建之可汗浮图城,余之四城都是由唐人扩建而成。中城、外城显然是出自来济所建。余之诸城,也是唐代驻边诸将逐渐增修扩建而成,终于演变成为今日规模。

龙朔二年(662)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叛唐,庭州刺史来济死于战阵,同年末(663年元月)为西州都督府长史裴行俭收复。裴创立了金山都护府,这是天山北麓创立的第一个正三品的军府建置,存在约二十三年,全面加强了天山北麓的边防实力。武曌秉政初年正是由于罢废了这一都护府,导致天山北麓边防大为削弱,足以证实天山北麓另置都护府建置的必要性。

长安二年(702),北庭都护府正式创立。比较武周末世创建的北庭都护府与高宗朝创建的金山都护府,二者有众多类似之处:(1)同为汉军为主体的军府建置;(2)级别相同,皆为正三品都护府;(3)同治于庭州,其统辖范围主要是天山北麓东段直至金山之南;(4)两都护同时兼任庭州刺史;(5)建置级别低于安西大都护府,受其隶属。说明北庭都护府实以金山都护府为蓝本而更其名。在这个意义上,也可将金山都护府视为北庭都护府的前身,或者说北庭都护府乃金山都护府的复制与更名。

迄今有关西域史研究的著述大都将北庭都护府的创立视为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其实就在北庭都护府创立不久的长安四年初,武周王朝就已灭亡,同年唐朝复辟,不久北庭升格为北庭大都护府。后者在唐代西域边防史的地位远较北庭都护府重要得多。但应当肯定的是,随着北庭都护府的创立,庭州辖县由两县(金满、蒲类)增至三县。据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40庭州条记云:“轮台县东至州四十二里(当为一百四十二里传抄之讹);长安二年置。”按北庭都护府就是始创于长安二年,说明轮台县的创



置与北庭都护府同时。唐轮台县是唐代天山北麓重镇,它的创置应是北庭都护府创立的重要成果。

首任北庭大都护名为杨何。成吉思汗西征期间,全真派道士丘处机应召西行谒见,途经鳖失把大城,即别失八里故城(北庭故城)。据《长春真人西游记》所载,城中有《杨公何德政碑》,其官衔已非北庭都护而是北庭大都护。《唐六典》明确记载,大都护,从二品。而普通都护仅为正三品,说明杨何就是唐朝复辟后册拜的首任北庭大都护。《杨公何德政碑》立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乃杨何卸职之岁,那么他初任北庭大都护必在此前,说明北庭都护府晋级为北庭大都护府的时间必发生在中宗在位时期。北庭大都护府创立的意义远非北庭都护府创立能比拟,它标志着唐朝统治西域的基本方式已从一元化的安西大都护府总领西域全境,进一步演变为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的分疆而治。以龟兹为治所的安西大都护府总统天山南麓、昆仑山北麓,安西四镇,毗沙、疏勒、龟兹、焉耆四羁縻都督府,以及伊、西二州,以庭州为治所的北庭大都护府则管辖庭州诸县及游牧于天山北麓的一切西突厥部落,形成两大都护府南北分治的政治格局。在北庭大都护府存在期间,原属安西大都护府统辖的碎叶镇(即今吉尔吉斯共和国阿克·贝希姆遗址)也被划归北庭大都护府统辖,第二任北庭大都护吕休璟就同时兼任碎叶镇守使。碎叶镇故址还发现了此前安西都护杜怀宝为其母所立的祈愿碑。

开元年间唐朝统治西域的方式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元元年(713)创立了位在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之上的碣西节度使,有权统一调动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的兵力。这一制度一直存在至开元二十八年,是玄宗朝节度使制度在西域全面推行的结果。碣西节度使的创立蕴涵着玄宗继位之初志在西域推行一元化改革,但是这一制度并未能坚持到底。在此期间,还推行亲王遥领安西大都护的制度,由此二府主将各降半品,安西建置仍保持大都护府级别,北庭大都护府则又还原为北庭都护府,此后北庭主将所领官衔则降为正三品的北庭都护,仍与安西主将平级。

开元二十八年(740)碣西节度使废置,二十九年(741)北庭主将始领北庭、伊西节度使。这是唐代西域建置又一重要事件,它标志着玄宗在西域一元化军政改革的失败与安西、北庭二元化管理体系的定型化。定型化的二元化管理模式同此前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的分疆而治模式发生了巨



变。北庭节度使主管范围不再是单纯的天山北麓,而是主管郡县化的伊、西、庭三州。安西节度使的主管范围也不再是单纯的天山南麓和昆仑山北麓,而变为总统同大食接壤的西部边防,包括葱岭西部诸国事务。从而从原来的南北分治,演变为东西分治。更重要的是,凡属节度使管辖的地域,都称为“道”,后来演变为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重要的行政单位名称。北庭、安西二节度府的出现,标志着北庭、安西二道正式浮现于史册,是中国边疆行政建置的历史性变化。此前的都护府、大都护府制度实质上都是一种军府建置,推行的是以军府兼管民政的制度,北庭、安西二道的建置,不仅在于分工的变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种性质全新的民政建置在宝年间迅速在全国推广,成为唐代大行政区的基本称谓,出现了关内道、河东道、剑南道、岭南道、陇右道、河西道等大行政区划。北庭道、安西道与以上诸道性质相同。可见,北庭道、安西道的出现标志着西域的行政建置已同内地行政建置全无区别,融为一体,而同此前以都护府、大都护府为名的军府政治划然有别,无疑在中国西域建置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就曾佐幕于北庭、伊西节度使封常清帐下,其大量诗篇形象地再现了这位一代名将为了挽救叛乱四起、险象环生的安史乱前危亡形势而夜不解甲、奔波各地的生动画面。诗篇中多次提及北庭、轮台等唐代西陲的历史名城。

在唐朝庭州、金山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北庭道存在期间,以今吉木萨尔县为中心,包括今昌吉回族自治州全境的天山北麓东段成为继西州(今鄯善、吐鲁番)、伊州(今哈密地区)之后汉人重要的聚居区。已成为在籍编户的汉人及汉化粟特人依法享有受田权利,同时承担租、庸、调及一切杂徭的义务,成为支撑唐代碛西(古之西域,今之新疆)财政税收的擎天大柱。北庭治下的汉语是唐代的官方语言,儒学是学校教育中的主体文化,汉人独特的自然科学成就天干地支历、汉方医学都广泛在西域通行,以大乘教派为主的汉传佛教,以单线平描为特征、以毛笔为作画者工具的汉风美术在伊、西、庭三州广泛流行,仅庭州界内就存在着龙兴寺、应运大宁寺、高台寺等众多佛寺,其中高台寺就是今日的吉木萨尔千佛洞。这一千佛洞的壁画今日虽已荡然无存,然其古代洞窟形制仍存,是天山北麓唯一现存的古代石窟寺遗址。

安史之乱的爆发将唐朝从辉煌的巅峰推入幽深的谷底,北庭派出了七



千劲旅赴内地勤王、平叛，一去不归，导致边防空虚，一度失陷。河西军将杨预重新夺回北庭，加北庭伊西节度使名号，再建北庭军府与北庭道。其后吐蕃攻占河西，切断了唐朝、西域之间的交通孔道，北庭化为一座远离朝廷的磧外飞地。但当地军民仍然继续奉行唐朝年号，孤军苦守。史书中确载，末代伊西节度使杨袭古在任期间，还曾接待从印度返国的高僧悟空在龙兴寺译经，直至贞元六年（790）吐蕃重兵围城，才结束了唐朝在西域的统一，也结束了大唐北庭辉煌的历史。这座历史名城自贞观二十二年（648）算起，成为西北边疆重镇长达一百四十二年。

唐朝势力退出北庭之后，经历了吐蕃短暂占领，开成五年（840）漠北回鹘汗国灭亡，厯勒特勤率回鹘十五部远迁西域，其中的一支由王子仆固俊率领在天山北麓站住了脚跟。咸通七年（866）朝廷邸报中出现了是岁仆固俊攻占北庭、西州、轮台、清镇诸城的记载，创立了以北庭为正都（夏都）、以高昌为冬都的北庭回鹘政权，西方学者多称之为高昌回鹘政权。其王不称国王，而是“亦都护”，亦即以唐朝统辖伊、西、庭三州故地的北庭都护历史继承者自居，遣使入贡于内地中央政权，对中朝皇帝称舅，而以西州外甥自称。太平兴国六年（981）王延德、白勋率领的北宋使团出访这一建国于东部天山的回鹘地方政权，留下的记载是佛教仍很隆盛，“佛寺五十馀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说明北庭回鹘建国以后，仍然回鹘文、汉文两种文字并存。到达别失八里大城，即北庭故城之后，“又明日游佛寺，曰应运太宁之寺”，可见唐朝寺名仍沿袭使用。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壁画中的汉人书吏仍然保持唐代衣冠。吐鲁番出土文书《定慧大师卖奴契》《斌通卖身契》，虽然是以回鹘文写成，从人名判断，却明显是汉人，说明当时汉人已成为双语族群。而当时统领这一地方政权的回鹘大法师僧伽萨里都统（Singgu Sali tutung）却精通汉文，出土的《金光明最胜王经》的跋文中自述为：“幸福的东方伟大中国国中精通大小乘一切经的菩萨义净三藏法师从印度语译为汉语。又在此五浊恶世的后学者别失八里人僧古萨里再从汉语译为突厥——回鹘语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完。”这位回鹘高僧坚持自己是中国人，他还译成了回鹘文《玄奘传》，其汉文原本明显就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庭回鹘（高昌回鹘）时期最辉煌的佛教建树就是在北庭故城之西兴建了西寺，今日俗名回鹘西大寺，坐北朝南，由山门、正殿、配殿、僧房、库房、庭院等组成，长方形，南北长70.5



米,东西宽48.8米,建筑面积近3500平方米,寺庙全部用大型土坯顺丁平砌于夯土台基之上,宛如一座建在高丘上的三层洞穴式楼群,气象宏伟。许多精美的壁画至今仍保存完好,其中的《王子出巡图》堪称传世珍品。这一回鹘地方政权先曾臣属于辽与西辽帝国,至成吉思汗西征,回鹘首领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又率先归降蒙古大汗,并与蒙古汗国联姻,成为成吉思汗名义上的第五子,受成吉思汗征召。全真派道士丘处机途经斡思马大城(即北庭故城),受到回鹘王的盛大招待,留下的与会记载是“僧、道、儒”俱全,其中的儒生显然是汉人。而佛教仍在北庭回鹘领疆中占据主导地位。随着信仰伊斯兰教的西亚、中亚诸国相并入蒙古汗国版图,这一新兴的宗教开始传入北庭回鹘境内,别失八里城中穆斯林急剧增加,引起传统佛教徒的不安,1251年蒙古国大汗宝位由窝阔台家族转入拖雷系的蒙哥,同窝阔台系关系密切的回鹘王萨仑祇的斤失势,就在蒙哥登位之第二年(1252—1253),别失八里城中佛教徒密谋在一金曜日(主麻日)全城穆斯林去清真寺朝拜之际,伏兵屠杀,恢复佛教的统治地位。而密谋败露,为拖雷系的蒙哥汗政治清洗提供了口实,结局是参预密谋的佛教徒遭到严厉打击,信仰佛教的畏兀儿王萨仑祇的斤被处死。自此回鹘佛教势力大衰,伊斯兰教势力初步增长。史称别失八里教案。

元世祖忽必烈创立元朝之后,主要由窝阔台、察合台两大汗系组成的西北藩王叛乱,延亘数世,畏兀儿王国进一步衰落,都城南迁高昌,故都别失八里成为元朝的直辖领地,至元十七年(1280),元朝取消了畏兀儿断事官,建置北庭都护府于别失八里,官阶从二品,派蒙古人脱脱木儿为首任北庭都护。为了全面加强别失八里的防务,同年又增派大批汉军兴办屯田,先后主持屯田的官员有万户慕公直,统汉兵七千人。至元十八年(1281)又派刘恩统肃州汉兵三千进驻,至元十九年(1282)五月,别失八里屯田军种植的麦田已扩大到今木垒县境内,垦田多达五十馀万亩。后来又有南宋降元、主要由四川籍汉人组成的“新附军”到来,至元二十三年十月二十癸丑(1286年11月7日)创立了别失八里元帅府。元代的元帅地位并不高,北庭元帅府其实是北庭都护府的下属汉军建置,实为屯田长官。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北庭元帅府晋级为北庭都元帅府,以平章政事合伯为都元帅,下属屯兵则以汉军为主。据我在今吉木萨尔县的实地调查,具体地点似在今泉子街乡韭菜园子古城一带。可见直到元朝,北庭故城一带仍有大量汉人



在此生息。

元朝势力退出西域之后，别失八里一带被纳入察合台汗国的领疆，至正六年(1346)这一汗国又分裂为东、西两大汗国。波斯史家称其西部政权为帖木儿汗国，东部政权为蒙兀儿斯坦。明代史籍因其东部政权都城先后在别失八里和亦力把里，而分别以城名其国，实应正名为西察合台汗国与东察合台汗国。其中东察合台汗国始于秃黑帖木儿，率先皈依伊斯兰教，发动宗教战争，自此别失八里佛教全面没落。

明永乐十五年(1417)，黑的儿火者之孙歪思夺取东察合台汗国大汗之位后，蒙古瓦剌部崛起，歪思迎战失利。永乐十六年(1418)，瓦剌兵逼城下，歪思汗率众西迁亦里把里。自此，千年古城别失八里荒废，化作夕阳荒草中的一片废墟。

清朝灭亡了准噶尔汗国之后，天山南北重新回归祖国版图，包括唐北庭故境在内的东部天山又成为村落相望、陇亩相连的汉人聚居区，乾隆四十年(1775)古城中出土了《唐金满县碑》，唐金满县与北庭道、北庭都护府、大都护府、庭州同治一城，此碑的出土无可争议地证实了这座已变为废墟的庞大古城就是唐北庭城故址。纪晓岚获罪贬流新疆时，也曾来到北庭故城考察，在其所著《阅微草堂笔记》第11、12卷《槐西杂志》中记载了这座古城“周四十里”的宏大规模，比今天的范围要大得多。城中还发现了一座佛寺，寺中所出铁钟高过人头，规模不小。至此，沉埋已久的北庭故城又再度发现。高台寺(吉木萨尔千佛洞)的发现更早于北庭故城，嘉庆年成书的《乌鲁木齐事宜》中记载，这一佛寺是乾隆三十五六年间一位患有眼病的济木萨人上山砍柴无意中发现的，“背山歇坐，忽见坡土坍塌，其内透出白灰墙壁，遂用手刨挖，内竟空虚，有门洞形迹”。其中出土了卧佛，即释迦牟尼涅槃像。今新疆现存石窟寺基本上都是欧洲探险家发现的，而这是唯一被中国人自己发现的千佛洞。时任乌鲁木齐都统的索诺木策零曾亲来造访此洞，并遴选了一批精美的佛像赴京，上呈乾隆帝。回鹘佛寺在秃黑帖木儿发动对别失八里宗教战争之前曾被掩埋，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仍是立于北庭故城西的一座大土墩，俗称西大墩，1979年至1980年孟凡人率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考古工作队再次进行了系统发掘，在此期间，学术界对于北庭研究也开始关注，并取得了重要成果。

(作者单位：新疆社会科学院)